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三回 劾奸佞反坐監獄 征韃靼路遇三杰

自古奸雄多巧言，能說善道在駕前。 謀害忠良問斬罪，幸虧保本救英賢。

話表眾百姓見一騎馬，馬上騎著一位提堂官，高聲喊道：「總督大人吩咐下來，強徒所霸佔民間的產業，是誰家的產業誰家具領，切禁貪心妄領。」眾多百姓聞言，皆齊聲歡呼：「青天大人！」這提堂官回察院交令。

這貢生王成同楊貴父子帶領民戶抄了黃宅回來，至院署叩謝總督大人之恩。郭公派人令梁懷玉收拾車輛往保定送親，遂令張河領兵回廣東而去。又傳出令來，回朝面奏當今。

這日起身之時，桂林府的舉監生員黎民百姓，排了三十多里地，抬著酒筵，捧著萬民衣，扛著萬民牌傘，前來送行。一郡紳商士庶皆感恩不盡。郭公皆領了一杯酒，收了眾民的萬民衣和萬民牌傘，勸眾民曰：「業可養生須著意，事不干己莫勞心。」眾民領諾，戀戀不捨。郭公曰：「送我千里終須別，請回罷。」辭別眾百姓，夜宿曉行，往北京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言治國忠良皆在外為官，惟有吏部尚書彭朋在朝。那索艾暗勾達兒旦前來犯邊。這日康熙皇爺臨朝，眾文武參駕已畢。

黃門官把達兒旦反表呈於龍書案上。皇爺覽畢，並不在意，仰面大笑。索艾便問：「吾主，笑者何來？」皇爺曰：「現在達兒旦反表到來，欲奪朕的江山。朕常思天下原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想昔日堯訪舜，治乾坤，留萬世美名，至今不朽。自從成湯伐夏以後，皆是爭奪天下，哪有善終的。朕躬欲將江山讓與達兒旦，眾卿以為何如？」眾文武大臣皆啞口無言。忽然文班中閃出一家大人，伏在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！為臣有本冒犯天顏。」康熙皇爺閃龍目觀看，乃是吏部尚書彭朋。

皇爺問：「卿家有本奏？」彭公奏曰：「聖上欲將江山讓於反王，臣有比於後漢時，荊州劉表亡故，那劉琮母把荊州九郡讓於曹操執掌，指望獻國禪讓，不料曹操權柄在手，將他抄滅殆盡，豈不是前車是後車之鑒耳？」皇爺未嘗答言，國老索艾出班跪奏，口稱：「吾主，彭朋既說江山讓不得，他就當前去征伐，與吾主分憂才是。」彭公說：「索國老言之差矣！我乃文職，不能掄槍舞劍，怎能征寇。還是兵部田貴掌管兵權，可以用兵。」

索艾說：「兵部大臣在朝保護聖駕，似你食皇家俸祿，不與皇家盡忠報效，竟畏刀避劍，分明你有心賣國求榮。」皇爺說：「索皇親言之有理，你且歸班。」索艾叩頭謝恩退下。

皇爺口呼：「彭吏部既出班諫朕不當把江山讓與人，卿該前去征討。」彭公口尊：「主公，昔日宋末之時，宋真宗皇帝駕坐汴梁，武臣中有岳武穆，精忠報國，鎮守朱仙鎮，只殺得金兀術亡魂喪膽，不敢犯邊。內有奸相秦檜，用十二道金牌把岳家父子詔至風波亭廢命。後金兀術復又犯邊，那宋真宗再想岳家父子就難了。這達兒旦猶如金兀術，吾主的大將白玉好比岳飛。目下若有白玉在，那達兒旦焉敢侵犯天朝！吾主誤信讒言，被屈的白玉不知他的下落。細想來何人害的白玉，令他去征伐達兒旦？」這明是暗劾索艾。

兵部田貴聞彭朋暗參索艾，暗想：「不好！當日白玉帶甲上殿，是國老參他。陛下准奏，把白玉綁在法場，未曾行刑，被一陣怪風刮走，不知去向。現今老彭所奏，明明是參國老謀害白玉。若是康熙皇爺聽信他言，豈不難為國老。國老與彭朋辯本，皆是為我，我就當代國老分憂。」想罷，田貴出班跪奏：「吏部彭朋妄奏欺君，彭朋句句訴說吾主之過，誤參大臣。」

皇爺聞奏，點頭生嗔曰：「彭朋大膽妄奏，巧言欺朕，現今達兒旦上反表，你不與朕分憂，將今比古言朕之過，又誤參大臣，你自科你的罪名。」田貴見康熙震怒，遂又奏道：「當日國老奉旨監斬白玉，被怪風刮去，無影無蹤。既是彭朋提起白玉，他定然知白玉下落，與白玉同是一黨。」彭朋奏：「那白玉當初威震四夷，被索艾在吾主面前進讒言遭害，為臣哪能知曉他的下落？一殿稱臣，何為一黨？田貴是妄奏不實。」皇爺曰：「你不知白玉下落，你是明明混亂朝政，罪惡已極。」遂宣指揮官把彭朋縛在法場斬首。那些指揮官遵旨把彭公綁訖，推推擁擁下了金殿，來到午門。

正遇保定府知府於成龍進朝面君奏事，是奏省中豪徒張英。

張乃索艾義子，他仗著索艾勢力，橫行霸道。因他強霸良家婦女為妾，於公問出真情，前來本參索艾信寵義子橫行。遇見彭公被綁出午門，心中一怔，說：「刀下留人。」忙上金殿在品級台跪倒。口呼：「萬歲！臣請聖安。」康熙皇爺閃龍目觀看，品級台上是於成龍，問曰：「於愛卿，見朕有何本奏？」於公曰：「臣本保吏部彭朋免死。」皇爺曰：「彭朋隱匿叛臣，誤參國老，理當行刑。愛卿你當日在朝，是幹國忠良，你既保本暫赦彭朋死罪，發在刑部監禁。現今達兒旦犯邊，無人出征，愛卿既然回朝，代朕分憂，帶兵征討。」於公曰：「為臣原是文官，不曉三韜九略，難以掃除叛逆。」索艾忙跪奏曰：「於成龍乃是保定府知府，無旨宣詔，他私自入朝，科他何罪？」真是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這一句話提醒皇爺，不由動怒生嗔，吩咐金帶指揮使把於成龍綁了。眾御林軍近前拿人，於公不慌不忙奏曰：「為臣非是無故入朝，原有本章乞奏陛下。」皇爺曰：「有何本章奏來。」於公伏在金闕奏道：「塞北達兒旦造反，是朝中奸臣勾來暗賣吾主江山。保定府出了土豪惡霸，倚仗奸臣勢力，恣意橫行，強霸民間田地房園，霸佔良家婦女。」皇爺冷笑曰：「於成龍，你所奏前言不搭後語，先奏朝中奸臣勾結達兒旦來犯邊，奸臣是誰？引叛逆犯邊，何者為憑？朕必抄滅賣國奸黨。」

一本未明，又奏土豪行霸，豈有此理。既是保定府有此土豪，是你責任，就該把他拿問進京，朕自然按功加級於你。又奏奸臣，又奏土豪，明是攪亂朕躬朝政。」於公見問，奏曰：「土豪無奸黨，他不敢行霸；奸黨無土豪，他不能賣國。為臣將奸臣並土豪一本參奏。」皇爺問：「土豪何名？奸黨何人？如何勾引叛逆犯邊？一一奏來。」

於公奏曰：「保定府有一秀才賈進，在臣衙狀告監生張英把他的牧羊人打死，趕去山羊五百隻。為臣細想，既有此事，須在首縣控告，賈進必是訟棍，未准其狀。這張英耳目甚多，知臣未准賈進詞狀，即刻派人給臣送來一分禮，乃是兩壇酒，打開壇一看，乃是一壇金，一壇銀。臣方知賈進狀詞是真。臣將禮單暫且收下，差人將秀才賈進傳進衙內。問其情由，那賈進訴打死他的牧羊人，趕去他的羊還不足為惡，他又將張英搶良家婦女，霸佔民間田產，一案一案訴了一遍。為臣不敢遽信，故意將賈進問成刁告，行學成恥。那張英見臣收了禮物，又將賈進弄了個無臉，他又差人請臣過府飲宴。臣欲訪查他的惡跡，正無門可入，乃趁他請臣的機會，來到張英家。張英認臣與他心投意合，開懷暢飲，閒敘幽情。張英酒醉吐露肺腑之言，張英說：塞北達兒旦不久推倒吾主，達王坐北京，我張英就是王侯。並要封臣為軍機大臣，臣有心把土豪獲拿，但他家內養著五百壯丁，臣故此入朝面奏吾主，急速發兵擒拿土豪張英。」

索艾在班中聞於公所奏，暗說：「不好，這達兒旦與我來往通氣，全憑張英。我把白玉一本參倒出斬，白雖被風刮去，縱然未死，諒他也不敢出頭。朝中無了能將，我令張英勾引達兒旦來奪大清江山，許張英王位，這張英小冤家作事不秘，竟被於成龍哄出真情，若是康熙准他的本，必差軍兵把張英獲住，審出真情，豈不連累老夫我。不如與他辯本。」想罷，出班跪倒，口呼：「吾主，於成龍所奏不實，滿朝皆是治國安邦之忠良，保定府相隔京師咫尺之間，張英焉敢作那滅門之禍，並且又無憑據。達兒旦造反，現無前去征討之人，臣保於成龍，他腹有韜略，堪可領兵征伐。」皇爺曰：「卿且歸班。」索艾叩頭謝恩歸班。

皇爺問於成龍，「你奏朝中有賣國奸臣與張英勾引反王爭奪朕的江山。索皇親即奏朝內盡是治國忠臣。朕且問你哪是奸臣？哪是忠臣？」於公奏曰：「萬歲說為臣是一忠臣就是忠臣，說為臣是一奸臣就是奸臣！」皇爺問：「你願為忠臣？願為奸臣？」於公說：「臣萬望聖上之諭，何為忠臣？何為奸臣？」

康熙皇爺曰：「若是奸臣，不用講；若是忠臣，現今達兒旦叛朕，朕即傳旨令兵部發五萬兵馬，你率領出征，你就是為國分憂

的忠臣。滅了達兒旦回朝，再把張英拿獲，朕當親審出奸黨是哪個，負朕勾來反王擾亂中華。審出真情，朕當清理朝綱，按律治罪，你就是一忠臣了；你若不肯領兵征寇，枉食君祿，你就是奸臣了。」於公聞言，口中不言，腹內自思：「聖上令我帶兵剿寇，只可一來托仗天子的洪福；二來有這五萬兵馬可能與反寇對敵。若是一時僥倖，征敗反寇，擒了張英，奸賊索艾不怕他不招認張英是他義子。現時若說張英是他義子，索艾必將巧辯抵賴，又無證據勾引叛寇犯邊，焉能肯認，又有聖上寵幸。」想到這裡，口呼：「吾主，臣情願領兵出征剿逆。」皇爺曰：「卿願討逆，乃是一忠臣了！」諭下飭兵部點五萬兵馬，令於成龍領帶剿叛。於公叩頭謝恩退下。

這奸臣田貴選擇五萬老弱殘兵，交與於公領去。在教軍場田貴交了兵符令箭，回朝繳旨去了。

於公見這五萬兵馬皆是老弱殘兵，不堪征剿叛逆反寇，不由暗歎一聲：「可惜聖明主公，朝中竟有這索艾、田貴二奸賊當道，其情可惱。」只得抱起兵符令箭，認證上馬，吩咐放炮拔營起程。行了未有半站之地，見有一簇人馬轎夫，走得甚急，衝著軍隊而行。兵卒喝道：「你這些無眼匹夫，膽可不小，竟敢衝隊。若是我們領兵於大人知曉，爾等難討公道。」只見人叢中一人說：「你們是軍隊，我們是往保定府於太守那裡送親的，兩不相犯。」兵卒聞言，即報於大人知曉，於公聞報，傳令停住大隊。於公下了坐驢，軍卒把馬牽在一旁，一人看過行坐，於公落座，吩咐喚他等前來問話。只見來人頭戴頂帽，身穿藍袍，外罩青套，唇紅齒白，面如傅粉，向於公掃地一躬，口稱：「姻晚有禮了！」於公問：「你是何人？衝隊而行。」那人曰：「姻晚家住廣西桂林府溪山縣銀河西岸東崖村，姻晚名梁懷玉。昔日生父曾在戶部為官，只因父母皆亡……」後又將他妹妹被搶，多虧郭伯父相救，令姻晚來送親言了一遍。於公曰：「賢契勿赴保定，且到京住你彭伯父府，候我征寇回來，擇良辰娶你令妹赴保定完婚。」只見從旁轉過一人，口呼：「大人乃是文官，不明武子兵法？怎能用兵？倘臨陣，恐其失機。」於公聞言，見這人虎背熊腰。不知這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